

《聯合文學》

# 看天族

黃武忠◎著

## 看天族

作者／黃武忠

發行人／張寶琴

總編輯／許悔之

執行副總編輯／鄭栗兒

編輯／郭慧玲 劉韻韶

美術編輯／鄭子瑀

校對／劉韻韶 魚 蘭

法律顧問／理律法律事務所

陳長文律師、蔣大中律師

出版者／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基隆路一段180號10樓

電話／(02) 27666759 · 27634300轉5107

傳真／(02) 27491208 (編輯部)、27567914 (業務部)

郵撥帳號／17623526 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6109號

網址／<http://unitas.udngroup.com.tw>

E-mail:unitas@ms4.hinet.net

印刷廠／世和印製企業有限公司

總經理／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地址／台北縣汐止市大同路一段367號三樓

電話／(02) 26422629

版權所有 · 翻版必究

出版日期／2003年9月 初版

定價／299元

copyright © 2003 by Huang, Wu-Chung

Published by Unitas Publish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in Taiwan

# 目次

contents

【推薦序】  
5 再現庶民的記憶／廖炳惠

【自序】  
13 小人物速寫

——《看天族》序

## 【卷一】傳奇

- 16 錢疤爺  
25 龍銀樹  
36 大厝伯  
49 捕蛙記  
59 墓中孩  
74 盜墓人  
82 拚膽  
95 鬥法  
107 產婆  
118 白馬進銀  
126 玩火自焚  
137 赤牛白馬  
145 四尺九

161 王爺廟失竊記

【卷二】列傳

172 守夜

179 命薄

192 三尾鰻

200 第一憨

210 西北雨

223 一根扁擔

237 疤的故事

244 遊街的人

252 管叔的腰巾

259 噴呐吹不響

279 石柱的心願

287 桃花落

320 鹽

聯合文叢

273

# 看天族

● 黃武忠／著



# 目次

contents

【推薦序】  
5 再現庶民的記憶／廖炳惠

【自序】  
13 小人物速寫

——《看天族》序

## 【卷一】傳奇

- |     |      |
|-----|------|
| 16  | 錢疤爺  |
| 25  | 龍銀樹  |
| 36  | 大厝伯  |
| 49  | 捕蛙記  |
| 59  | 墓中孩  |
| 74  | 盜墓人  |
| 82  | 拚膽   |
| 95  | 鬥法   |
| 107 | 產婆   |
| 118 | 白馬進銀 |
| 126 | 玩火自焚 |
| 137 | 赤牛白馬 |
| 145 | 四尺九  |

161 王爺廟失竊記

【卷二】列傳

172 守夜

179 命薄

192 三尾鰻

200 第一憨

210 西北雨

223 一根扁擔

237 疤的故事

244 遊街的人

252 管叔的腰巾

259 噴呐吹不響

279 石柱的心願

287 桃花落

320 鹽

【推薦序】

## 再現庶民的記憶

廖炳惠

黃武忠先生的《看天族》結集了他早年得獎的短篇小說集：《蘿蔔庄傳奇》以及《小人物列傳》，以完整的面貌凸顯、再現了台灣鄉村庶民的歷史、記憶與文化。在傳奇人物的背後，往往是台灣在五〇、六〇年代邁向經濟奇蹟之前，整個社會結構變遷，新興價值動搖了鄉村相當純樸、獨立而又田園的生活方式，老一輩農夫、農婦的子女紛紛到外地發展，或是感染上不好的賭博、怠惰習慣。在生活軌跡發生重大轉捩的過程中，鄉村裡的小人物之間產生許多的悲歡離合，特別是父母和子女從衝突到妥協，乃至於種種意外的變數。在短短的每篇小說之中，這些人物的心境及環境的轉折，都能夠透過一些小事件，呈現出社會的動盪、焦慮及困惑。

在時間與空間互相糾纏、變化的場景上，黃武忠往往掌握了相當緩和而又適度的節奏及時間感，讓事情自然而然地發生，因此許多意外顯得格外熟悉。文章一開始抒情式的精簡描寫，透過孤絕而突兀的意象，呈顯了某些地理環境和心境融合的情景交融意象，如他

〈一根扁擔〉的第一句：「磚廠煙囪挺立在原野上，孤直烏煙，熏著火紅太陽」，把孤寂意象和人在太陽下辛勤工作的環境交織在一起，讓我們可以感覺到意象描述和記憶中深層、多元累積的掙扎互相呼應。這二十個字上下道出台灣工業污染農地的悲慘人文處境。我在清大北院的宿舍旁，便聳立著李長榮化工廠已棄置不用的煙囪，儼然是台灣社區人們肺部及自然大地遭戕害的地標，可以說是這段文字的活生注腳，一開始讀到這段文字，心中不禁感到驚悚酷異。

短篇小說往往在這樣的情境描述底下開展，透過農村夫婦、小人物們在長期以來所習慣的生活中，偶然發生的一些小事件，呈顯出台灣社會在變遷過程中的歷史記憶。作者以田野調查的方法，吸收許多小人物口述的歷史，以及長期在鄉村生活空間裡的觀察、田野及參與，藉由許多不同行業人士，從挑扁擔的捆工、管王爺廟的雜工、武功超強的傳奇人物，乃至於經歷過日據時代、美軍侵略的老一輩士兵們，扣緊鄉村人物在不同面向上的各種發展。小說人物與環境、命運、市場、經濟、價值變遷的掙扎和搏鬥，在無意之間儼如唐吉訶德面對風車所展現的豪氣與悲壯，其人物的英雄典型及其存在處境形成寫實主義的範疇，對抗都會文化所造成的「物化」與「壟斷」。

小說基本上是以「蘿蔔庄」作為固定的場景，描述不同的性別、工作和經驗，透過蔡桃這位女子幾次不順利的婚姻，或是產婆、盜墓人、小孩、捕蛙者、錢疤爺等不同鄉間人物的場景，展現以地點作為縮影的寫作方式，一如英國小說家哈代（Thomas Hardy）以 Wessex、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以美國南方想像中的 Yoknapatawpha 郡作為場景。

將虛構地理與神話人物、歷史傳奇、政治冤屈交織在一起。黃武忠在《蘿蔔庄傳奇》及《小人物列傳》的場景選擇一個小村莊，在某些面向上與哈代及福克納的虛構場景相似，將地方及某些鄉村的神話、鬼怪及地方色彩等情節融合。

黃武忠透過主觀記憶的經驗，結合「國家託寓」(national allegory)的面向，以虛構的場景來呈顯台灣鄉村在五〇、六〇年代，全國經濟奇蹟之前的困頓歲月。在鄉村的結構性逐漸由純樸邁向複雜的重要轉變階段裡，小人物如何支持他們的信仰，如何透過傳統的觀念、信仰和習俗來維持既定的價值體系，而且在努力維持的過程中，又看到這些價值體系的崩潰。在家庭的場景裡，透過愛子的離開、父母與子女的衝突，乃至於農作物(瓜)遭竊、家畜(豬)被賤賣、銀元所代表的商品拜物，或金錢、債務和抵押之財經困頓，來象徵人際關係的變化，農村經濟正逐漸走向跨國經濟，以都會為中心的經濟體系，對鄉下農業經濟的市場壟斷及扼殺。

透過「蘿蔔庄」這個虛構的場地，以及其他模擬演練的歷史景觀，二十七篇小說一一凸顯了鄉村小人物的悲歡離合及心理變化，特別是老一輩的父母親們在面臨種種無以預期的變化時，如何保留他們的價值信仰以及面對許多出乎預料的意外。利用反諷及自然主義的寫實手法，黃武忠呈顯出鄉下人在面對激烈的變化時，無以為力的脆弱，而在脆弱之中，又有神奇古怪的鬼聖靈驗，如關公顯聖、盜墓人看到女妖現身、守財奴被靈異託夢所驚醒，恍然大悟這個世界之下有個真正重要的現實，從此調整人文價值。利用這些傳統近乎迷信的神怪傳奇，及其背後所經歷的衝擊、創傷和無以彌補的縫隙，在這個神奇而又迷

離，乃至於反諷、酷異的世界裡，黃武忠的敘述體呈顯出這些小人物各種「微弱」的掙扎，以及他們為維持人際關係、價值體系所付出的最後努力。因此，蘿蔔庄可說是台灣農村在面臨外來經濟體系剝削、扭曲的期間，相當重要的縮影。在這個面向上，黃武忠的短篇小說在台灣鄉村庶民的記憶及農村的生命史裡，有其重要的位置。

除了這些虛構的場景之外，黃武忠擅長小人物的鋪寫，尤其是心靈過程的向度，表面上看起來這些角色都是樣板人物，但是仔細觀察卻可了解他們具體而微的農村面貌。藉由他們口語式的再現方法和對鄉村人際關係的記憶，這些小人物在許多細節上，掌握了台灣在轉捩過程中的重要變化。黃武忠描寫小人物們對子女的預期、失望到渴望他們回家的矛盾心理，把一向不受主流小說注意的面向加以凸顯，在小說的字裡行間，我們依稀也看到其他鄉土作家的身影，如洪醒夫、王禎和、黃春明、勞動畫家洪瑞麟，乃至於郭韜《縫衣服的女子》中對礦工的描寫，或是吳炫三描述工作中土人的生命力。小人物辛苦的勞力付出，雖無法得到真正的經濟回饋，但仍然可以維持身體的動作和生命價值的尊嚴。

這是台灣五〇、六〇年代非常重要的場景，並且在生命史上，相當適切地描述台灣農夫、農婦的生活，比如在〈第一憨〉中，他所描述的農婦生活：「忙碌似乎是她們與生俱來的命運，沒有人去懷疑，也沒有人會去抵制。」沒有人去懷疑，可說是農婦們宿命的困境，但是也沒有人去抵制，因為在婦女運動的菁英思考中不會顧慮到的底層人民，他們在鄉下的生活顯得含辛茹苦而又安天知命，少許的收成和家人的溫柔就能支撐他們的生命力。因此，他說一年四季，這些農夫、農婦們有如一頭憨牛，累了休息，休息過後再工

作，這種辛苦勞累的生命力可說是身體與生俱來的本體性機能，在價值理念上支持著台灣早期的土地倫理。

在寫實小說中，黃武忠透過短篇小說的方式，將這種生命力作極其深刻的發揮，在生命形式和社會正義的面向上，描述小人物心理過程的轉變。在面對無以預期的轉變、由都市而來的種種變化，以及都會經濟市場侵入農村所造成的失信、剝削、偷盜以及價值毀損的行為之時，鄉下人卻無以理解地產生了某種莫名的畏懼和無奈。因此，對於魚塢、鹽田、龍銀樹、豬、瓜、番薯等農作物、動物乃至於無生物的描述底下，黃武忠往往賦予自然和土地神秘的色彩。比如在蔗田的採收上，他提到，採收完後所留下的甘蔗猶如一群軍人，出操累了，躺在大地上休息，也就是在這種生生不息的力量上，看出在國家、經濟、市場的暴力不斷地操練、摧殘和暴虐底下，仍可以得到休息和溫潤。在這些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黃武忠所描述的台灣農村對於早期生命形成的溫存和惋惜。

這本小說集除了描述台灣農村的各種人物和面貌外，還有戰後來台的人物。在這些人物的生命史之中，我們可以隱約看到台灣史從早期殖民、日據時代對台灣農人的政治和經濟轉變、國民黨和共產黨的鬥爭，以及國民黨轉移來台的過程。小人物帶著爺爺給他的黃金以及對生命的期許漂泊來台，點點滴滴刻畫出台灣在近代、現代、當代轉變的過程中，許多歷史的場景底下，這些小人物如何在無名的歷史、命運捉弄的場景底下掙扎，找尋他們的尊嚴和生命意義。

這二十七篇的小說凸顯出台灣社會的種種轉變，如〈噴吶吹不響〉一文，描述台灣的

電子花車企業，讓傳統的嘖嘖、宗教信仰，以及喪禮的宗教傳統色彩逐漸淪喪，以一位師父的死亡來描述台灣在最原始的景觀上，產生的商業衰瀆及價值錯亂。黃武忠透過盜墓、產婆、鬥法、玩火自焚的故事，乃至於身體上的疤痕，來反省日據時代軍警的殘酷，凸顯出宗教價值體系的轉變，並且在台灣田野文化調查工作之中，一直堅持民間習俗的信仰。在〈龍銀樹〉、〈四尺九〉等鬼怪、功夫的故事中，重述田野調查所聽聞的故事，以傳記、傳奇或田野寫實的方式，再現鄉村在面對西北雨時的無助。颱風來襲時，魚塭整個淹水，只剩下的三條鰻魚，捕回家後卻被貪饞的貓偷咬得只剩空骨。除了這種悲慘的經濟狀況，卻也有神奇的事件描述，如王爺廟中，神對人的信心、與老樹長相左右的精靈、受到鬼怪懲罰的盜墓人，以及錢疤爺蒙受神啟等，這些故事都展現出農村精神及生命場景的多采多姿，這些不同的悲劇、喜劇，勾勒出許多當代讀者已不再熟悉的歷史世界。

特別是最後一篇〈鹽〉，父子二人在暴風雨底下搶救鹽田，在海水吞食鹽田的過程中，父親早期對兒子的失望，在最後一次輸給海水，輸給大自然，輸給外在無法抗拒的天災人禍之爭鬥中，兒子回到鹽田和父親面對最後的搏鬥，父子同心在海水之中掙扎，兒子伸出他無力的手拯救他的父親，拉他上岸。在此一情況底下，台灣的某些價值觀念，以及信念彷彿可以繼續承襲下去。順興回到鹽田，雖然看到整個鹽田已經泡湯的狀況，以及賽洛瑪颱風所帶來的災害，卻能夠在海浪激起的水牆之中，挽救他的父親旺伯。眼見父親弱小的身子沉落，鹽堆像冰山一樣順著水流瓦解，父子兩人在無力掙扎的過程中，產生某種熱流，也就是孤寂的生命、台灣歷史的悲哀突然浮現遺失許久的微笑。以這篇作品作為最

後的故事，可以看出黃武忠對於台灣庶民生命力以及記憶的形象上，充滿正面、細緻，並且令人回味無窮的再現方式。這是讀他的小說集令人感到十分振奮而且迴腸盪氣的面向。

除了語言上十分貼近庶民的口語，對農村勞力及尊嚴的描述，以及小人物心靈變化的細緻描寫，都讓黃武忠在鄉土文學的地位，遠超過將台灣文學放入鄉村和都市的辯證方式。黃武忠完全將場景放到農村裡面，可以說完全呼應葉石濤先生的說法，小說不能夠只發生在台北市中山北路的某條巷弄裡，應該有更豐富的空间、更多的人物。

我認識黃武忠先生大約是在十年前某個非正式的邀約，與李昂、黃英哲等幾位朋友在一家小餐廳裡見面，大家開玩笑說等一個人來買單，原來他們等的就是「黃處長」。黃武忠是一位非常清瘦又文質彬彬的文人，不太像是一位「行政長官」，對於李昂和黃英哲的取笑，他也完全不以為意，表現出非常有風度的文人色彩，完全不以官方的方式和我們產生距離。這是我對他的第一次印象，之後我讀了他編的《洪醒夫全集》，以及《日據時期台灣新文學作家小傳》，以及他行政工作所主導，對台灣文學、文化遺產所作的種種努力，都讓我相當感動。黃武忠不只是一位小說家，更是台灣的編輯、學者、知識分子、社會良心、文化人，台灣文學、文化史的結集者。

從他的小說中，可以看出他深入民間田野，並且對文化史的脈絡有相當深入的掌握。因此，彙整《蘿蔔庄傳奇》和《小人物列傳》這二部作品，以更為完整的面貌出版《看天族》一書，是台灣文學史上可喜可賀之事。我以欣幸的觀點來描述心得，並藉此對黃先生的文學生涯表達慶頌之意。因為在台灣文學史上，如果多了幾位像黃武忠先生這樣的作家

和史學家，台灣的民間生命力和庶民記憶將可以維繫不斷。

——二〇〇三年夏于新竹風城

（本文作者為清華大學外語系教授）

【自序】

# 小人物速寫

黃武忠

## ——看天族序

一九八〇年，我寫「蘿蔔庄傳奇」系列的時候，很多讀者問我：蘿蔔庄在哪裡？

我的學生甚至組團拜託我帶他們去蘿蔔庄參觀。

到底有沒有蘿蔔庄呢？若一定要我回答。我會這麼說：這個村莊若有似無，它可以是台灣南部的一個小農村，也可以是台灣農村的縮影。

蘿蔔庄因盛產紅、白蘿蔔而得名，這裡的人移民自中國大陸的福建省漳、泉一帶，遠在鄭成功時代便在此務農屯墾，每個人都有一張憨厚樸實的臉，與一副魁梧健壯的體魄。因地處偏僻，人民平常除了上田工作外，就是組各種陣頭，像宋江陣、花鼓陣、牛犁陣等，偶爾也有載重賽鴿苓的民間娛樂。他們最主要的精神寄託就是宗教信仰，信奉關聖帝君，當然五府千歲、媽祖婆也是供奉對象，託佛問神之事，層出不窮。

因早年墾地耕種，幾乎是靠天吃飯，即使是到五〇、六〇年代，台灣農業逐漸走向機